



您现在的位置： 书法艺术—> 海外书法

韩国书艺与我

2007-10-1 3:10:18 作者: 金炳基

韩国书艺与我

金炳基

王老师：今天我们请到了韩国著名书法家、全北大学中文系的金炳基教授来到北京大学，给北京大学书法所的研究生和中文系的博士生、硕士生作一次学术报告。金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我四次去韩国，和他进行过多次对话，对书法文化问题有很多相同看法。还有一个特点：他和我都是中文系的教授，教的本专业是文学，但也涉及到书法问题，而且对书法问题进入很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不是简单的美术技法，书法是一个广阔的文化领域中很深刻的问题。

今天同时来的一位专家是韩国《书艺月刊》杂志社的社长崔光烈先生，相当于《中国书法》杂志的社长和总编。是韩国最高的书法刊物主编。中国通，会说中文。而且深得孔子“礼仪之邦”的精髓。

第三位是金教授的学生金善姬，全北大学的书法博士生。

今天我们还专门把往届的几位同学请了回来。

下面请金教授为我们作报告，大家欢迎（掌声）。

金炳基： 大家好！

我是5月11号到北京来的，我现在在苏州，今年在苏州大学做校外交换教授。一直到明年2月28号，我都将在苏州大学度过，一边讲课一边玩一边自己看看书。因为（5月12日）北京举办了一个“地域书风展”，所以我来到北京，参观这个展览，并且参加研讨会，发表文章。今天，王教授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能在这里见面、互相交流也是种缘分。我讲完之后，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发给各位的资料并不是一个很深的报告，只是我平时想的一个简单的意见。来苏州之前，我在韩国全州开了一个展。3月4号要来，2月23号开个展，所以忙得不得了。个展3月2号结束，3月3号收拾行李，4号就到苏州来了。发给各位的资料就是我个展专辑的序文。一般韩国人做个展时在图录上并不像这样另外再附上文章，大部分都是只有作品，没有文章。这次我做个展专辑的时候，在前面写了一个中文、韩文的序文，并且在后面也加上一个我最近写的一篇论文。

为什么我的专辑要这样做呢？刚刚王老师说，书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指头来的技术，而是整个人文精神、文化精神的透射，没有这样的精神上的提取的话，不能表达出来真正的书法，所以我想搞书法的时候一定要跟文章拼在一起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人文精神，这样的才会给人家比较大的感动，而且这样做下去的时候自己的艺术境界也会越来越深。是因为

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的作品集是这样做的。

这个序言里头简单的表达了我的意见、想法，大家一起看看，我说明一下。资料上的题目写错了，应该是《韩国书艺与我》。我先讲书艺是什么，然后大概介绍一下韩国书艺，最后讲我们将来怎样做才能把我们的书法能够发展起来，就这三个部分来讲一讲。

我这里入境随俗，应该讲“书法”，在韩国大部分都是用“书艺”，日本用“书道”，中国用“书法。”既然我在中国讲，用“书法”好了。

书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门艺术呢？提这样的问题的人应该很多。电脑发展到21世纪，还用手来写干什么？书法因此是该被淘汰的一个事物，不是这样吗？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韩国的一些年轻人、公司的人、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大概以为是这样子的。在21世纪书法就是没有用，有电脑就可以了。可是在电视上，有时有这样的广告。广告上有漂亮的小姐，穿着漂亮的韩服，然后她写了毛笔字，或者画了兰花。这样做广告还是很文雅、很高雅的。虽然有人说书法是被淘汰的事物，可是看这个广告的时候还是很醒目。并且想，“我能不能也做到这样子。”

还有韩国国家最大的一个广播电台KBC，他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很希望看的一个节目就是鉴赏古董：古代的东西拿出来，这是真的假的，或者价钱是多少多少……这样的一个节目，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书法作品、文人画这样的作品。这样书法作品上来的时候，评审的委员他们评价：这个作品5000万（韩币），这是1亿……这样的有人还是会说：这个是已经被淘汰的东西，怎么会一个小小的纸张是1亿、5000万、7000万？这样的书法还是有价值的东西。目前在韩国人的头脑里头，看书法的眼光比较复杂：一个是书法是已经被淘汰的东西，根本不能再用的；另一个是我虽然不能写书法，人家写了，很羡慕；第三个是书法还是值钱的，那么小的东西就是几千万。

那么21世纪我们把书法要怎么样看待才准确地了解的呢？我经常想这个问题。很多的学者已经讲过了，书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是我的书法专辑，这里头我写了比较长的一片文章，那篇文章之主要内容就是书法是“绿色健康”。我的看法是21的书法是可以当作一个“绿色健康”。所以我取的书名是《书法就是“绿色健康”》。

因为书法是“绿色健康”，所以21世纪书法很有可能发展起来，大家要写书法。我的信心是这样的。为什么书法是“绿色健康”呢？我认为世界各国有很多很多的艺术部门、种类，可是没有一个能在修身性（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个“修身”）上与书法相提并论。我觉得书法是修身性最强的一门艺术，搞音乐、画画对修身也是很有帮助的，可是他们的那个修身的程度，我觉得跟书法比起来差很远。

书法是一门特别要求精神集中的艺术。我打一个比方吧。各位做衣服的时候，要把线插进针耳这个洞里头的去的话，要不要集中精神？如果没有集中精神的话，根本插不进去。写毛笔字、书法的时候，笔压得太重写不好，压得太轻根本写不出来。所以，就和把线插进针耳要全神贯注一样，写毛笔字的时候所有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毛笔的笔尖上。

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人，很多人都不是很健康，容易生很多的病。以前的病跟现在的病完全不一样，20世纪以前的病，大部分是传染病，很难治疗。有时候为了防止传染，整个村庄都烧掉。可是19世纪的初期，西方人带来一个打针的注射器，带来一些药，这样的病大部分都治好了。看西方人用注射器和一些药物来治疗恐怖的传染病，东方人非常惊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治疗的病，他们带来了药和注射器，就治好了，于是把西医看待成神医。我们看，那西方神医来治疗好的是什么样的病呢？那时候的病都是可以敌得上的病——细菌、病毒……惹出来的。就是说，就像战斗一样都是有可以斗争的对象的病，细菌、病毒就是可以斗争的对象。我觉得西方医术的优点就是能打的拼命打，然后挽救生命。这就是他们的科学精神。虽然病毒、细菌用普通的眼睛看不见，他们就用显微镜来找出要打的对象——就是细菌和病毒。他们一旦发现了要打的对象，拼命打，而一定能打赢，最后挽救了生命，这是西方人的开拓精神。

可是现在21世纪人最怕的病是什么？各位想想：癌症有要打的对象吗？还有心脏病，有病毒吗？糖尿病有细菌吗？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这是21世纪最恐怖的三种病，都没有可以打的对象。西方人没有找到可以打到的对象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治疗。所以他们根本找不到治疗癌症的（办法），也还没有找到根治心脏病、糖尿病的治疗方法。以前很多的病都是传染病，用西方人发明的注射器和一些药，都干干净净治好了。可是现在西方人对癌症、心脏病、糖尿病没有办法。那么这种21世纪大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在外面找不出来，因为没有对象——细菌和病毒。

后来找出来这些病的最大原因就是内心的压力。所有21世纪的病的形成原因都是心理上

的压力。既然如此，我们修身、修心就能预防得病。所以我认为，在21世纪，得病之前，先修好自己的心、自己的身，这样就不容易得病；即使不小心得病，通过修身、修心来治疗，也会比较容易。我觉得西方治疗癌症的药，没有什么大的效果。所以21世纪为了我们的健康，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修身。中国人观念中的修身，不是简单的肉体上的修炼，还包括心。心的要素比“身”（就是肉体）的要素更多。21世纪我们可以按这种修身的方式来治疗疾病，应该会比以前的治疗效果好很多吧。

而修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集中精神，把线穿进针眼那样的集中。现在的人，受到压力的最大原因就是没有办法睡好觉，晚上常常睡不着。以前的人都是在黑暗里头安安静静睡觉，而我们很久没有看过那么完全的黑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房间里有灯光，街上有灯光，所以我们没有享受过完全的黑暗。所以很多现代人都不能完全安定精神，如有真正跟古人一样，能够集中精神下去的人，他应该很健康，这种集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书法正是最能让人集中的一个艺术。所以，我觉得书法就是健康。

我所说的这种集中不是简单的集中。写毛笔书法的时候，要磨墨，墨有很香的墨香。磨好成了墨汁，取一杆笔，然后蘸着墨汁在洁白的纸上写字。写，不是随便写写不高明的粗句，而是写天下最好的句子。写这样的句子的时候，会给人带来美妙的影响，让人高度的集中精神，这对一个人的修身非常有帮助。音乐也是很好的艺术，可是音乐达不到这种修身性；美术从修身方面看，也比不了书法，因为美术是有想要画画的对象。我不晓得很多画家画裸体美女的时候，真正没有别的意念么？如果说全无其他的意念，各位相信吗？

书法的根本就是集中，而且要写好句子。在21世纪，把这样的艺术恢复起来，让我们日常的生活能享有书法的话，对21世纪的人类应该说能有一定的作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书法就是“绿色健康”。

如果要定义书法，会有很多种说法。但今天我主要要讲的就是，书法是“绿色健康”。这样好的书法，现在的人却不太喜欢，会写的人很少，并且越来越少。我今年3月4号到苏州大学去做交换教授，离开韩国的时候我以为，苏州是自古以来最有名的文化、艺术之乡，所以到苏州去，应该触目皆是文房四宝，应该会应有所有的，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带，就到苏州来了。3月底，北京的刘正成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在北京有展览，你要展出一幅作品。”所以我急着要写字，就去买文房四宝，可是一家文房四宝店都没有找到。后来咨询苏州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到哪里可以买到笔墨纸砚，他说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你先去艺思斋，如果那里没有，可以去古吴轩，如果还没有，你就去东来仪，再没有的话可以去文化市场。应该可以买得到。”

按他的指引，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先去了古吴轩，已经关门了。碰到一位老人，我问为什么关门，老人说现在很少有人买文房四宝，生意不好，就关门了；艺思斋也是一样，正在装修，他们说要改行；到东来仪去，很大的场地上，文房四宝只有很小的一个角落。后来我到文化市场去，那边文房四宝也只是一席之地。后来问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一个雪雅斋，一个很小的老店。

我说这个不是为了批评苏州的，也不是为了批评中国。现在的人，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对书法的态度就是如此。人家以为，书法根本不能赚钱的，书法就是没有用的，现在的观念就是这样。以前的苏州不是非常有名的文化之乡吗？现在改了，我听说新加坡的人，投了很多很多的钱到苏州，做了一个新工业园区，盖了非常漂亮的房子，整个城市公园一样漂亮。这样物质上的丰富，是已经什么都有的，可是他们真正精神上要保存的书法渐渐减少了。真可惜。

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么好的书法为什么又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都太忽略了书法的根本精神。树没有根的话不能长出枝叶。可是我们在书法的根上没有施肥，怎么能发展出来那个枝叶呢？中国也一样，韩国也一样。韩国1945年光复以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对书法的培养、书法的根本上投资太少了，所以根基不够，枝叶不盛也没有果实；没有收获果实的话，根本不用养这颗树嘛。一颗树好几年没有收获果实的话，谁会愿意养这颗树呢。现在的书法就是这样的命运。

我们一起来看看1945年韩国光复、1949年韩国建国以后的文化环境。韩国的书法遭遇到今天这样的环境的最大的原因就是韩国的语文政策。我平时不写简化字，能写简化字，可是故意不写简化字，一定要写繁体字。我个人的想法就是简化字不是汉字。各位一起想想现在我说的，谁拿去了我们真正的汉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军进驻韩国，当时美军政府宣布了韩国以后编教科书、印报纸不要用汉字，只要用韩文。当时的日本也是遇到差不多一样的情况，进驻日本的美军提倡不要用汉字，不让用汉字。可是日本的学生抗

议，还是要用汉字。他们终于恢复了汉字，现在依然用汉字。韩国呢，光复了以后，我们自己提倡专用韩文，美军也说，你们用韩文好，不要用汉字。就这样我们所有的教科书和报纸里头开始没有了汉字。

再看所谓的38度线以上的地区，蒙古也开始不用汉字，北韩也一样。台湾学者认为当时蒙古和北韩开始不使用汉字是受到苏俄的压迫所致。中国是汉字的宗主国，如果禁止汉字的话怎么办？没有办法。可是中国本来想要废弃汉字，只用罗马拼音，后来采取了简化字。“汉字太复杂，简单地改一下，因为‘三难’嘛：写难……”就这样，以后开始写简化字了。我想，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不能懂古文，不能懂繁体的著作了。可是所有的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用简体字来写呢？还是用繁体字来写呢？

我不太喜欢用“繁体字”这个说法，天下没有“繁体字”，只有“正体字”。用正体字来写的历史，现在已经换成简化字了。电脑上用百度可以找出来很多的古代文献。可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不能读出来，尤其是手写本。手写的东西就是用古代的正体字来写的。手写本里头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宝贝，什么样有价值的东西。手写本应该是个大宝库。21世纪文化的宝库就是古文。可是，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都是不重视本来的汉字和古文。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下，最大的丧失就是遗失了古代传统文化。因为不懂正体字，又因为不懂古文，所以不能了解东方汉字文化圈的真真正正的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汉字文化圈的人文精神就这样慢慢消除了。拿我们韩国来讲，也是用美国的人文精神代替了我们韩国的人文精神。因为韩国长久的历史也是用汉字写的，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汉字写的。朝鲜时代有非常有名的学者李退溪、李栗谷。李退溪是一个哲学家，我们经常说他绝不逊于世界一流的学者。可是现在韩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的教授，也是连一行都没有读过《退溪集》的原本，目前在韩国能读他用汉字写的真本文章的人非常少。如果有人搞历史学或者搞古文献学，他可能因为有研究上的必要，应该读过真本了，可是一般的大学教授的话，大部分连一个字都没有读过——不是没有机会读，而是根本读不出来，不能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会发扬汉字文化圈的固有的人文精神呢？没有这种固有的人文精神，哪里会长出来书法的苗呢？这样就使书法慢慢慢慢消失了。

后来有一些人，从西方的观点出发，认为书法是个美术，（他们）以西方的美术、艺术观念来理解书法。用跟画画一样的方式来作了奇奇怪怪的书法作品，而他们说：“这才是真正的艺术。”现在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艺术是什么，到底这个艺术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搞艺术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以西方人的艺术观念来解释艺术，但西方的艺术观念还追不上中国、韩国古代的艺术观念。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来解释自己固有的东西，而要借用西方的观念来武断自己的文化呢，这不是矛盾吗？以西方的艺术观来解释东方的书法的人经常提到：“艺术是变化。”他们说：“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根本不是艺术。所以书法也是一定要变化，天天都在白纸张上用黑墨水来写，昨天写的是王羲之，今天写的还是王羲之；昨天写的是颜真卿，今天写的还是颜真卿……哪里有变化，这不算是艺术。”我觉得他们这样的说法很可笑。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声乐家，帕瓦罗蒂，他昨天唱《我的太阳》，今天也唱《我的太阳》，过了一个礼拜还唱《我的太阳》，过了一个月仍旧要唱《我的太阳》。那他根本没有变化，那他不是艺术家吗？他今天所唱的《我的太阳》，和明天所唱《我的太阳》，虽然差别很小，感觉不出来，但其中仍然是有非常微小的变化的，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变化，这不算是变化吗？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变化。如果他有一天突然觉得唱《我的太阳》唱得很腻，也跟着奇奇怪怪地变，就用了现代流行歌的唱法，这不是艺术，这是游戏。

在这些微小的变化之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要为了获得这种变化，他要怎么样地集中精神，经过怎么样的磨炼。这才是真正的变化。各位一起想一想，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

“哎呀，看大自然看得太腻了，不要看了。太阳下的风景非常漂亮，可是我看腻了，我不要看，所以要变。”大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吧。自然每天看，终生看，可是也不会看腻，这是为什么？看自然的时候虽然没有变化，春夏秋冬虽然有变化，可是去年的春天和今年的春天一样，每年反复看，还是非常新鲜，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从大的眼光来看，自然本来就是非常新鲜的。各位如果看得腻了，那么再详细地看看吧。自然的草地里头的小小的昆虫，它为了谋生，它的活动是多么有生命力！看自然的话，无论看大的，看小的，看中间的，每年反复看，也绝对不会腻。这种无变化的变化就是真正的变化。我们东方国家，就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自古以来追求的变化就是这种自然性的变化，而不是人工造的为变化而变化。为变化而变化，勉强的变化不是艺术。但以西方的观点来看的话，这种故意追求的变化就是艺术。可是我觉得以我们东方的观念来看，这并不是艺术。跟自然一

样的这种变化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么，追求跟自然一样变化的书法是怎么样性格的一门艺术呢？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里头我提到书法艺术的三个特征。各位请看分给各位的资料第三张下面倒数第四行：“我曾经将书法的特点概括为‘思无邪’的清静性，‘止乎礼义’的节制性，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性”。书法艺术的特征就是这三个。所以，以东方人的艺术的观点来看，艺术要追求的最后的目的是清静，还有解脱。所追求的目标不是为变化而变化的变化。中国宋代、明代的和尚们，他们参禅，有时候做了奇奇怪怪的行为，虽然是个奇怪的行为，可是那就是真正的行为艺术。现在也有很多人做行为艺术，现代人做的行为艺术是为了给人家看而做的，宋明时代的和尚们做的行为是他们达到了某种“悟”的境界所自然表现的，他们达到了一个解脱的境界，达到了一个很清静的精神境界。不管别人怎么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这种行为。这个就是真正的行为艺术。他所追求的还是清静和解脱，而不是剃着光头或者披着长发而自称为“艺术家”所做的那种奇奇怪怪的行为艺术。

言归正传，这样好的书法艺术，现在都被人看不起，那么要把书法复苏起来，我们必先了解书法艺术的根本精神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根本精神的根底上加上“肥料”、营养。一棵树的根很健康，果实也会很丰硕，可以收割。

以后我们怎样做才能得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不太了解中国，所以就以韩国的情形来讲讲。韩国目前为了恢复书法，可以说有三个努力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儒生书法。跟宋朝的苏东坡、黄庭坚，明朝的文征明他们追求的真正的士人书法、儒生书法一样的书法。为了恢复起来真正的书法，他们想在根底上做一次运动，他们主张恢复、改善我们韩国的语文政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应该能恢复起书法的本来面目，走儒生书法这条路。韩国的政府虽然还没有采取韩文跟汉文并用的政策，可是一般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的家长们都认识到了汉字的重要性，他们已经懂得如果学汉字学得很熟的话，国文课、历史课、地理课、生物课甚至英文课也非常容易读。因为看汉字就知道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不写汉字而只用韩文来拼音的话，根本不能了解里面的意思。

因此，最近慢慢恢复了，今年进来大学的新生，他们懂汉字的比去年进来的新生多些了。趁着这样的恢复征兆，我们全部书法界的人士，一起努力推进儒生书法，就是以前的老书法，终有一天会复苏起来书法文化吧。我个人走的书法的路线就是这个儒生书法，无论别人怎么样，不管别人看我的字喜欢不喜欢，我就是学古人的。我最佩服的就是黄庭坚，我想要做跟他一样的人。过了几年或者我死去了以后，终有一天，人们看了我的书法以后会说：“啊，他写得还不错。”如果能这样，我就很幸福了。

第二条路是艺术至上主义，就是完全以西方的观念来搞书法。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书法，以美术的方式来搞书法，他们主张：“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才有希望。”这种风气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比较盛。可是美术界的一些高名气的人来批评说：“你们搞书法的也做这样的东西吗？这样的东西还是我们做得好，你们应该做本来的书法比较好。咱们搞抽象美术已经过了几十年，美术界教授的作品跟把书法改成抽象美术化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比起来，后者水平应该比较低。所以你们当书法家的应该做本来的传统书法比较好。”听了这样的劝告之后，为了避免美术界人士的批评，他们后来更刻意写了奇奇怪怪的字。人家看这个作品，刚开始看的时候比较好奇，有新鲜感，就挂在家里的墙壁上。可是，有一天吃饭，在暗暗的灯光下看，好像鬼一样。奇奇怪怪，就不美。这些艺术至上主义型，所谓的现代书法家作品的主要毛病就是不美。并不是我的想法太保守，都是老实话。只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样子的，所以今天观众很好奇，有猎奇心理，一时之间就稍微的红起来了。可是后来就感觉到太不美了，挂在墙上仔细看就不行。反过来看王羲之的作品呢，今天看明天看，越看越有味道。虽然不太懂，还是很有味道。所以后来人家还是喜欢看传统书法。而这奇怪的现代书法作品呢，越看越不美。因而大家不喜欢，所以现代书法慢慢减少下来。

最近比较盛行的是第三个方向，把书法应用到生活。利用书法而做成设计：文字设计或商业设计。而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书法是“绿色健康”，所以也有用书法来做心理治疗。例如有一个酒精中毒的人，给他每天练习书法，选一些非常好的句子，就是有关戒酒的句子，这样的治疗得到了相当大的效果。还有，有一位女书法家，去监狱里教一个在监狱里受刑的人书法。有一天，她给了那个犯人一个很大的毛笔，说，“你就在纸张上面写一个单词好吗？”那个犯人答应了，女书法家就让犯人写“母亲”两个字。犯人写完“母”以后就哭了。受刑的人哭了、流泪了，这不就是反省的意思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心

理治疗。最近韩国要开拓这样的路线的人相当多。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这个跟我要走的第一条路非常接近，所以我同意。把真正的书法（不是奇怪的变化的变种书法）应用到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上所说的三条路当中，我个人的看法来看，第一和第三条比较有希望，第二条路是几乎没有希望的死路。

那么我们以后要怎么样做才能使书法获得长久的发展？我觉得还是要把东方的书法介绍到西方，这是很重要的。我一直主张儒生的书法，传统的书法，文人书法，这跟王岳川教授主张的“文化书法”非常类似，我同意王先生的主张。我读过他的许多书，我觉得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很接近。这不是预谋的，而是偶然性地相通。可是现在韩国的一些书法家认为，韩国的书法家们重视写汉字书法的话，中国的书法和韩国的书法有什么差别？我反问他们，为什么要追求差别？何必需要差别？美国的足球选手、德国的足球选手、英国的足球选手，他们踢的足球在形式上有什么差别么？足球踢得好就当作一类的选手吗？何必要讲究美国的足球、英国的足球、德国的足球的差别呢？足球已经是世界公众的语言。书法也是汉字文化圈国家共通的语言，共通的密码。再举个例子，西洋有歌剧——opera，西洋有芭蕾舞，本来的芭蕾舞的产生地跟英国、德国、俄罗斯（以前的苏俄）的芭蕾之间虽然有一点点的差别，可是已经是公众的语言。俄罗斯第一流的芭蕾舞舞者可以到英国去表演，芭蕾舞，没有什么两样。书法也一样，都写汉字书法来竞争，想要当第一流的书法家，那么，其中自然稍有各民族、各国家的一些不同美感的表现吧。

现在看，中国、韩国、日本三个国家，都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固有的书法，我想于右任先生以后，还没出现能跟于右任相比的大家。我不知道以后能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大家，还是能在韩国出现这样的大家，或者是日本出现这样的大家。我坦白地说，中国和韩国更有希望，我个人认为日本的可能性比较不大。因为日本的书法变得太西化了。但无论怎样，三个国家共同努力，共同追求，把书法的艺术的境界、水平提高一些，然后推广到西方，应该能受欢迎。我认为真正好的东西是没有国界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来看，即使不能看懂，还是能感觉到是好的东西。我们的书法如果真正做好的话，西方人也会喜欢看，也会着迷。

我问各位：各位喜欢毕加索的画吗？如果喜欢的话，我再问一下各位：能懂吗？我问这个问题是想说明现代人对书法的一些误解。现在的韩国人为什么不写书法？我经常向一般的韩国老百姓说，“书法是非常好的。对健康好，特别是对精神健康好，你练书法吧。”可是他们没什么反应。我还说，“我过几天开一个个展，你如果有空的话，来看看吧。”他们一听我说得就回答：“哎呀！我不懂书法。去看也根本看不懂，何必要去看？”不想去看书法展览的人百分之九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看也看不懂，何必要看？书法就是很难，何必要看？”

可是在汉城办了几次毕加索的作品展，都非常火。大家都带着孩子去看展览。连毕加索的裸体像那样的画也带着小孩子去看。小孩说：“妈妈这个奇怪，我不要看这个。”可是妈妈会说：“这是非常有名的画，你非看不可。”这算是艺术欣赏吗？我也去看过毕加索的作品展，看完出来，在门口，我向一个一个的人问：“好看吗？”大家都摇头。我又问：“懂吗？”回答说：“不懂。”大多数就是这样。我说：“看不懂，不好看。你为什么来看。”他们的回答是：“有名啊。”

在毕加索画展的同时，朝鲜时代最有名的一个书法家金正喜（秋史）的书法名作展，同样在报纸上报道了。我在毕加索展厅碰到一个人，我问他：“有没有去过金秋史的展览？”他说：“没有去过。”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金秋史的书法展？”他说：“不懂书法，看也看不懂。”奇怪！毕加索的作品也看不懂，却连孩子也叫来；这个秋史展呢？看不懂，干脆不看。我以为，这就是慕西主义。西方的东西虽然看不懂，可是还是好。我们自己的东西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就是不好的。这不是一种慕西主义吗？

在毕加索的展厅里我找到一个中年的太太，她看起来基本教养很高。我问她：“能不能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金秋史作品展？我来说明给你听。说明十五分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以后试试看练书法吧。”她说好。然后就跟着我去看金秋史书法展。我说明给她听。看书法作品的时候，着眼点主要是三个：一个是看笔画，笔画一定要活。如果笔画没有活，就根本不能算是书法作品；第二个是结字，也就是结构；第三个是布局，就是章法。我说笔画一定要活，这个太太说：“哪样的笔画就是活的，我根本看不出来。你说明给我听。”我说：“所有的活的东西都会‘逆’。一条鱼，活的，一定要逆上去，水下来了还要逆上去。鱼死了，就会跟着水一起流下去；一个游泳的人，活的时候，逆着水可以游，死了，就跟着水流下去……所有的活的东西就这样要逆上去。笔画要活得话，也要逆上

去。毛笔在纸张上逆划去，纸和笔的摩擦越大，越是活的笔画。所以宣纸的纸面有“涩感”。而像打印用的A3、A4这样的纸张上写字很滑，没有这种“逆”感。可是这样的纸张上也可以写出来好的作品，那就是笔法问题。要克服材料上的困难而用笔法，自己造成有摩擦感，就是逆感，字就是有生命力了，这种笔法就是活的笔法。”

那么，用笔法怎么做才能表现出摩擦感还有逆感呢？你过来（让登明过来作示范）。把你的手当作毛笔的毛吧。笔毛跟纸张接触的时候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笔毛盖在这样子……因为这里有毛尖，那里也有毛尖，外表上看起来是中锋，很整齐。可是毛笔背后的毛是这样子。看起来是中锋，很顺，可是里面就这样交叉。这样的情况下划一划，就在笔和纸之间有很大的摩擦感。如果你随时能运用这样的笔法，你的笔法就应该是很活的。

那位太太听了我说明之后，好像有一点感觉，点了点头，接下来我看着金秋史的作品说明了好笔法、好结构、好章法的作品应该是怎样的。我再继续说明：“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什么？是非常美的一首诗。”之后，我把这个诗解释给她听了。她听了以后，一方面，被这个文章的内容感动了；另一方面，笔画的活力感动了她。我还问她：

“你在毕加索的展览厅上的时候，有个专家把毕加索作品的艺术性解释给你听，我觉得说了半天，你还是不太懂。可是书法呢，我说明给你听了以后，你就十分感动了。来了解以后，那么你说看看，毕加索的画难，还是书法难？”那位太太的回答是这样的：“书法不难，书法还是可以学得到的。”

好了，书法是不难的，是人们都能学得到的。可是最近几年，受物质生活的丰富和西洋化的影响，许多人比较看不起书法。而过去几十年，我们也没有注意看过我们自己的东西——书法。所以现在的人大都以为书法是难的，甚至以为电脑这么发达，书法是已被淘汰的死文化。可是书法是还生着的，并且可能在21世纪被全世界注目的一种新鲜艺术，给全世界的人们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的艺术。我们应该要努力把我们的汉字文化圈文化艺术的精髓——书法推展到全世界。

我今天没有营养的东西讲的太多了。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就结束吧，有一点疲倦。因为前天、大前天只睡了三个小时，昨天呢，整个晚上都睡不着，因为韩国来的朋友今天一大早要回去。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打包行李；早上要睡觉的时候，他要出门……所以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头脑有点重，今天讲得虽然没有什么结论，可是我平时所想的大概都讲出来了。如果有什么提问，一起讨论吧。

王老师：今天金教授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我认为也是解决很多困惑的一个前提。前天我和法国著名的书法教授柯迺柏教授作了对话。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几位教授的想法居然是殊途同归。柯迺柏先生认为东方的书法，不应该仅仅成为东方人：中国、日本、韩国人关起门来自己欣赏或者自己摧毁的一种艺术，而应该成为整个人类共同欣赏的艺术。他有一句名言，说他很羡慕中国人，他们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到书法；翻开书能看到书法；看到招牌能看到书法……任何地方只要一抬头，他只要是稍微懂得，有书法的嗅觉，有书法的目击道存的感觉，他就能知道书法。但是在国外，他只能去翻到法帖的时候，才能看到书法。所以他说中国人无时无刻不生活于书法艺术的氛围当中，而西方人却是和书法隔离的。

那么这个责任在于东方人自己没有推出，也在于西方人在自己的全球化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唯一性”变成了“全球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为此作出些思考。那么今天又听到了金教授非常精彩的讲演，而且非常负责，写出了自己的文章以后发给了大家。我认为这代表了一个学者的严谨，也代表了一个东亚学者希望和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国家共同把书法做起来（的愿望）。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做汉字，东方的文字，是一种“东方的魔块”，里边充满了变异。比如说这一位是我的英语的博士，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说“床前明月光”，他“床前”既没有状语动词，也没有状语词汇，也没有时态的表现，但是他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疑是地上霜”。如果是用英文来翻译的话，会加非常多的限定词，但是在中文里边没有。所以说“东方的魔块”正是因为这样，在省掉了标点符号以后，它才成为写成为一种大气磅礴的书法作品。而西方往往只是“calligraphy”，它用这个词来指一种“优美的书写”，它仅仅是一种鹅毛笔的书写，甚至是一种缺乏毛笔的软性的书写。

刚才我特别注意，金先生特别提到了毛笔笔的构成，我过去还很少想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在用古人告诉我们写书法的时候，力透纸背，力笔千钧，千钧之力运于毫端。我今天在想，一钧差不多有相当于将近一斤，千钧的意思将近有九百多斤，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一

纸下去，薄薄的一张纸早就戳一个大窟窿。它里边除了那种蛮力以外，是一种心力，是一种智慧的力，是一种使转的力，所以东方的这种力道就是“四两拨千斤”的一种力道。它在书法当中表现得特别透彻。

第二呢，前天柯迺柏先生有一个定义，就是毛笔是“魔术棒”。他觉得非常神奇。看到东方人拿一支毛笔、一张素笺、蘸一点点墨，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可以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有点像赵子龙进入了一种长枪大戟的阵势当中，写出来以后让你叹为观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所以我认为东方的“魔棒”确实是……很多人把东方的“魔棒”变成了东方的“烧火棒”，甚至变成了东方的一个可以丢掉的小树疙瘩，要把这个传统给毁灭，我认为这是对东方的一种“妖魔化”和过分贬低的结果。

那么今天金教授也告诉我们，毛笔在写作过程当中，和儒生的价值关怀、和儒生的修为、和人生的最后完成是紧密相关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要从诗歌当中“起兴”，来感受到外部世界和我的关联；“立于礼”，在进退、得失、应对当中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社会秩序当中的人，而不是一个狂妄的疯人院里面的狂人；而“成于乐”，人格的完成，是在音乐精神——对东方来说，也包括书法精神——当中完成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东方的一种精粹，应该继承的。

我特别感动的是，金教授用了今天世界上最新的学科，就是生命科学、生态美学的观点来说明书法是“绿色健康”的，是疗治人们精神疾病的这么一种功能。我认为迄今为止，我和他在多种意见上是具有殊途同归的、共鸣的这么一个观点。尤其是强调书法与文化，刚才我还把几个月以前我们对话的关于“书法是文化还是美术”的对话的这个文章调出来看，犹如目前。

所以我认为今天金教授为我们作了一次很好的报告，也代表了一种风度：一个外国的教授，能用自己非母语如此深邃而且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认为这值得我们北京大学很多人学习。我们的很多人学了外语以后，他不存在表达思想，这正像好多女孩有漂亮的额头而后面没有思想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很多是流于形式，如何用一种语言，用一种非自己的母语来表达一种思想，而且能被他国的学者、博士、硕士接受，我认为这是一种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的。

那么我就想到这些，下面大家可以再次感谢金教授。（掌声）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金教授提出。这儿我还想表达一点就是，刚才金教授用了很多通俗、朴素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今天对西方中心主义是如何仰仗其鼻息的，对西方是如何单方面去认同的。但是我们对本民族甚至对东方文化的一种精粹却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其自生自灭的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记得曾经在十几年以前，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竹田幌教授，到北京大学来做客座教授，来教书。他的夫人是一位日本的书法家。住在友谊宾馆。就觉得很无聊，浪费时间。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就向她的先生提出来，要找一位中国的教授书法家，而不要找那种剃着光头、披着长发满身虱子的那种所谓“艺术家”来教她书法。然后孙玉石系主任就找到了我，说请你来教一位日本著名的女书法家的汉字书法。

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我就每星期骑车到友谊宾馆。我真是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她对书法痴迷到了一种像宗教一样的程度。所以我刚才看到了金教授后面有一句话，他说的是“既然决心通过书法成为儒生，那么就不达目标不罢休，不停地写……”。你们知道那位女书法家在日本很有名的，平假名、片假名书法家，她跟我提出的是她在中国还有四个月时间，她说请王老师给我安排好时间。第一个月时间写颜体，第二个月时间写《兰亭序》，第三个月是写怀素。写到最后她把她写的所有东西给我看的时候，让我非常吃惊。她从一个可以说对汉字书法没有怎么练习的人，变成一个高手，她甚至认为她自己写的《兰亭序》和怀素一点都不亚于王岳川教授写的内容。而我写《兰亭序》写了二十年。她告诉我她一天写十四个小时。她连在梦中都在想那个字、那个结构、那个用笔。而我们的很多的孩子呢，我已经带了十几年的硕士、博士了，到现在除了这个刘登明是属于书法专业的硕士以外，其他人都对书法都不能说很感兴趣，也不能说毫无兴趣，是不太感兴趣。

所以我很感慨，就是如果京剧成为“老人乐”的话，书法再变成“老人乐”，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说中国书法真的变成“夕阳红”的“老干部体”，这个辉煌的“夕阳红”导致了书法彻底死亡，变成一个“黑洞”。我认为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对此呢，我还是希望我们很多的朋友，能够把对书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起码不要低于法国的学者的看法，也不能低于其他的一般的西方艺术家的看法，我认为应该回到金

教授这种文化本位，书法本位的看法来看。当然不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书法家，但要成为一个书法欣赏者，成为书法的一个关怀者，成为一个书法的精神生态治疗者，我认为这可能是比较好的。

就想到这些，大家提提问题，显示一下北京大学学生们的思想锋芒。

刘登明（北大书法所研究生）：金教授您好！王老师经常讲：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刚才金教授非常谦虚地说“我今天没有作什么结论”，但是我在听的过程中还是受到很多启发。首先，金教授提出了一个书法的功能论的问题，就是书法是“绿色健康”。刚才王老师也讲到，这实际上是一种生态美学的观点。我想，之所以提出“绿色”这个词，就是因为有污染。这本来是从生态学科延伸而来。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您从这个视角看待我们国内整个书法界，如何理解当下中国书坛的种种“污染”问题？谢谢。

金炳基：我觉得中国书法有中国书法的好处，韩国书法有韩国书法的好处，各有千秋。如果要提起这个问题的话，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虽然现在中国人用简体字、简化字，可是汉字毕竟是中国的东西，汉字的结构上，中国人了解得比韩国人要广而且深。

所以，中国人写书法的时候，在字的结构上非常自由自在，反而韩国的书法在结构不够自由自在，因为韩国人写书法的时候，用字典上看过的标准性的结构来写字。连写草书的时候也是。中国的书法家们在写书法作品的时候，结构运用上非常活泼，很自由。可是自由的程度有时候太过分到了有点乱的地步。我觉得这是目前在中国书法上的一种缺点。还有，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非常大，文革期间对书法没有人关心。1991年在绍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书法研讨大会”，我参加了这个研讨会。那时候看中国书法界的大致情形，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书法水平不很高，要克服的地方很多。这就是因为经过文革的关系吧。

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书法变得非常快。反而韩国书法一直退步。为什么中国书法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把所有的文化遗产及时整理的一个朝代，这样在整理好了以后，西方文化才影响到中国，所以虽然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就马上回复了自己的文化活力。这是因为清朝的时候已经经过了把自己的文化整理的过程，自己的文化在仓库里头健全地保存着。开放了以后，一下子就可以拿出自己的宝玉来用。

可是韩国很不幸，朝鲜时代没有整理过自己的文化。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朝鲜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皇帝，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国王。他想要整理韩国整个的历史、整个的文化，同清朝的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一样，这样他正要开始整理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死了。以后很模糊的过了几十年，后来朝鲜就被日本吃掉了。我们因为这样就没有整理过自己的文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书法有一点红起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抓住那个机会。看古代的东西，看传统文化，用汉字写的古籍都看不懂，而用韩文写出来的东西则根本没有，所以非常缺乏资料。因为没有资料，很不容易开拓新路。中国则不然，自己有很多的资料，所以拿出来就能用，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文化。所以已经克服了“文化大革命”的伤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江枫（旁听）：金教授您好！我想提问个问题：我对您提出的“儒生书法”之路很佩服。不知道金教授是怎样去具体实施这条道路的？具体怎样去做？谢谢。

金炳基：你问具体怎样去做。那么，不得不讲讲我平时的生活，还有家庭情况。

我的曾外祖父是朝鲜时代末期比较有名的一位儒家。他还是戴以前的帽子，穿以前的衣服。我的父亲现在85岁，他从来没有穿过在市场上买来的西服，他的衣服都是我母亲亲自做的韩服，就是韩国古典的衣服。我的外曾祖父就是我父亲的老师，我小的时候受过我父亲的教育。我还没入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背过《千字文》，当时韩国一般的学生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还有我在初中的时候读过《明心宝鉴》。这样的家庭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后来我自己喜欢中国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的古诗。我以为古代的儒生、儒家学者，他们是很早起床——现在我们是早上很晚睡，然后忙着起来——一起来，洗脸，整理衣冠，然后坐着看书。所以我也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先洗脸，整理好，随便拿一本经书：《论语》也好，《孟子》也好……随便打开，打开的这一个面，以韩国的古典的方式来诵读。诵读了以后心里觉得非常舒服，这种生活就是我个人的一种宗教。

然后我提早赶到学校教书。没有课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小小的研究室里头看书。然后晚上也好，早上也好，有空的时候就随便写写书法，因为要上课、要写论文、要演讲，所以有空就写，以这样的方式来练习书法。我自己以前儒生的一般生活要模仿，跟着他们作我

自己的生活。所以晚上喝酒的事情是很少。我比较不会喝酒。喝酒的目的不是喝酒，而是为了谈话。

王老师：今天晚上准备了酒。

金炳基：那么，今天晚上喝喝看吧。因为与王教授很久没有在一起了。

刘登明：金教授，我刚才其实准备了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和酒有关，您刚才提到不喝酒，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人认为艺术的至高境界往往要借助酒才能达到。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个书法经典《兰亭序》，据说也是王羲之趁着醺醺酒意写成的。这涉及到您刚才提到的书法的境界的问题，请问您所理解的书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韩国的——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谢谢。

金炳基：我先说一下酒跟艺术境界的关系。因为相当多的人以为喝酒比较容易做出艺术作品。你刚才提到《兰亭序》的问题，在那非常好的天气之下，王羲之喝酒，有点喝醉了，写出来《兰亭序》。可是我觉得不是喝了酒写出来《兰亭序》，而是王羲之本来就写得好。喝酒虽然有一点影响，可是不能说是因为喝酒《兰亭序》才写得好。喝酒以前他在平时已经累积到一定的高度了。

但是我也承认喝酒比较开心，我今天早上去郭子绪郭先生家，因为我很欣赏他的字画。我以为他的画里头会很有文人气，他到底画的是什么样的画，所以我来中国以后碰到他，就到他家里去看他画画。他示范画了两幅小小的作品给我看，然后突然叫我写字。我有点紧张，表现不出来我平时的笔力。这样的時候，如果喝一点酒的话，会有点开心吧。就是这样，酒对艺术创作的帮助是有一些，可是不一定喝酒才能创作出好作品来。

更不好的是在创造艺术的借口之下，天天喝酒，天天抽烟。我觉得创造艺术品不是痛苦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可是有的艺术家说：“我原来做这个作品，经历了磨骨头干血的痛苦……”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话很夸张。我觉得写字是很快乐的事，而不是很痛苦的。我不知道西方的艺术观念跟喝酒的关系怎么样，因为他们是比较发奋的，所谓的“酒神精神”来创造艺术。可是本来东方的艺术是追求清静。我觉得越不喝酒能越出来好的东西。我这样说的话，人家也许会说，你太保守了。可是，我并不是保守的，我只是想要尊重书法艺术的清静而已。。

王老师：再提一个问题。

郭敬明（王岳川教授的书法访问学者）：金教授您好！中国晋代的人尚韵，唐代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您觉得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韩国当代书坛的迹象？黄庭坚的楷书和草书您最喜欢哪个？

金炳基：两个都一样喜欢。我年轻的时候，练黄庭坚的字，比较喜欢他的行楷，比较喜欢《松风阁》那样的；后来呢，喜欢他《李白忆旧游诗卷》这种草书。可是最近又变了，最喜欢的是他的小字，尺牍。我以为他的精髓都在尺牍里头。

当代韩国书法用什么字来概括，很难。我平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把现在临时想的说说看吧。我想当代韩国书法比较重视“变”，就是变化。可以说当代韩国书法尚“变”。可是我非常喜欢我作品集里头的这句话“不变以应万变”。这是民国时期韩国的一个独立运动家金九先生，就是上海临时韩国政府的主席，他所说的。我喜欢金九先生所说的这种变化，我不太喜欢韩国当代书法界所追求的为变化而变化的变化。现在所谓的“变化”太多了，太快了。我打个比方，一个转得非常快的轮子（画了一个轮子）。有人说：现在社会变化非常快，好像这轮子的滚动一样，你们要努力适应这个变化，才能紧抓住这个轮子。你的变化的速度如果太慢，就落后，就从轮子上滚下去。要努力跟从社会的变化，就是像这轮子的速度一样快地前进下去，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一个轮子一直滚下去，我最希望能坐在中间的轴上，我坐在这里或者躺在这轮子的中心看外面的轮边，这个中心地方是永远不变的，这才是最幸福的位置。可是不容易坐，因为这个地方太窄、太小。没有几个人可以坐这里。这地方就是“不变以应万变”的地方，如果当代韩国的书法界以这样的观念来应对变化的話，多么好呢？盲目追求变化，使人生很累，精神疲惫。我不晓得我这样答得有道理没有。

王老师：好的。金教授今天作了非常精彩的讲演，包括谈到变和不变的问题。我记得多年前我也写过一篇相近的文章，看来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金教授。

上一篇： 韩国书法的过去与现在

下一篇： 中国书法成为老外最喜欢的中国传统艺术

版权所有：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Copyright © 2006

电话：010-62767586 传真：010-62767096 邮编：100086 E-mail： :pkushufa@126.com